

风云突变中,陈云执掌中央特科(上)

◆ 姚华飞

临危受命

陈云负责重建中央特科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是年的“八七”会议以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把中央机关从汉口迁回上海。

周恩来当时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一。他于1927年11月上旬由东江前线回到上海,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中央军委和其他领导工作。在白色恐怖威胁下的上海,党的安全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于是,周恩来向党中央提议,并在他的筹划和领导下,继武汉军委特科之后,于1927年11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央特科。它是我党从事情报、保卫工作比较成熟的专业机构。

中共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关系“渗透”到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进入了敌人的要害部门,截获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

然而,风云突变。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护送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返回途中,于武汉被捕叛变。因为顾顺章是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掌握了中共中央最核心的机密,熟悉中央领导人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指挥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顾顺章的叛变,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为应对急剧变化的形势,中共中央决定:“特委本身的组织,从最高指导委员会起,一律重新改组,特委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陈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云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贫苦

陈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名扬海外;但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领导人,他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陈云曾受命于危难之际,肩负起重建中央特科的历史重任,尽管时间不长,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的对党的绝对忠诚,使特科的工作很快恢复,取得了重大成绩。

农民家庭,从小父母双亡,由裁缝出身的舅舅廖文光抚养。因家贫,他高小毕业后就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后当店员。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作为劳工组织者从事共产党的活动。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历任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等职。果断处理顾顺章案件后,中共中央迅速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邝惠安等重新组成中央特务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

但是,6月21日又发生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的事件,向忠发很快叛变并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经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去。陈云在这样危险的关头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这年,陈云26岁。

沉着指挥 中央特科重振雄风

依据《陈云年谱》记载,从1931年5月到



陈云

1932年3月陈云领导中央特科期间,中央特科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第一,处理由于向忠发被捕叛变而进行的中央机构的再次转移。第二,调整内部组织,撤销了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讯联络的第四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三个科进行了精简缩编。陈云任一科科长,负责总务;潘汉年兼任二科科长,负责警报、情报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负责打击叛徒、奸细等工作。第三,安排因顾顺章叛变而暴露的特科人员撤离上海,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去中央苏区,陈赓、陈养山去天津,李强去莫斯科。第四,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法租界捕房、公共租界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都建立了内线联系人。第五,继续惩处叛徒和敌人,镇压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处决了叛变的原中央特科人员王世德等。

陈云负责中央特科工作后,进行内部组织调整,采取更加严格的防范措施,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以确保特科工作人员的安全。

为了优化中央特科的活动方式,陈云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

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隐秘的活动。陈云和潘汉年等人就充分利用各种关系,积极广泛地跟上海各阶层人士建立联系,这些人中有社会名流如董健吾、杨度等,也有普通的店员、邮递员等。

对于中央特科这些工作方式的变化,中统特科头目徐恩曾不得不长叹:“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听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变了,但是怎么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更茫然无知。”

另外,陈云还花了几千块钱,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开办了一二十间小商铺,分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例如,在上海红庙路上,陈云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像一个旧货商店的样子。那时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和撤销某个机关。有了这家木器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弄到它那里去,要成立机关,没有家具又可以来搬,很方便,是仓库,又是商店,又接头。”

同时,陈云还找到曾在浙江嘉善保护过他的李桂卿的弟弟李伟基,在上海山海关路肇庆里17号租了一间房子,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个青年工友(李士英,任校对,中央特科成员),收了一个学徒,办了一个印刷所。这个印刷所取名新生印刷所,名义上李伟基担任内务,陈云担任业务,做起了老板,掩护秘密工作。对于做买卖收集情报的事,共产国际称之为“附属组织”。共产国际听到这个“附属组织”的活动消息后,就表扬陈云:“这个人花了几千块钱,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刘鼎的妻子吴先清也是特科成员。潘汉年让吴先清利用家鄉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小街巷口开设了一间小水果店,既可望风又可接头,为秘密工作进行掩护。

崇明抗战纪实

黄振忠



今年10月是新四军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崇明县民众自卫队总队部”(即“崇总”)成立八十周年。由黄振忠撰写的《崇明抗战纪实》反映了崇明县14年抗战期间的武装抗战,经济抗战,文化抗战,全民救亡的真实历史。

1.民众合力擒飞贼

1932年1月30日佛晓,崇明一江之隔的上海海滨方向,隐隐传来隆隆炮声,东南天空也是一片火红。崇明、堡镇、新开河等海滨地区的居民都被惊醒,第一反应就是“上海大战开始了!”原来,“九一八”后,时局发展之快,远超人们预想。刚进入1932年1月下旬,日本海军第一外遣舰队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巡洋舰“大井”号、第十五驱逐舰队等数十艘军舰突然侵占嵎泗列岛嵎山岬口。1月28日23时30分,日军突然袭击闸北天通庵路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消息传到崇明,各界民众自发行动,支援十九路军。

然而,仅二三天后,就有大批难民从大场、庙行、吴淞、宝山等地逃来崇明躲避战火,在南门、堡镇、新河、二条竖河等港口上岸,仅崇明县城南门港就一下涌来二三千人。县城民众纷纷出手相救,安排难民们住进庙宇避风躲雨。新庙、旧庙、锡庙、天妃宫、东岳庙住不下了,又安排住到城楼、楼楼,又住不下了,就安排到东门冯家祠堂,西门蔡家祠堂,西浜沟苏家祠堂等。后来,又有难民来,就住到会馆、凉棚等处。很多民众主动把妇女儿童接到自家住宅的公堂屋、穿堂间、墙门间等处栖身。新开河、堡镇、向化镇等地民众,对上海来的难民,也纷纷伸出援手。

1937年8月13日,第二次淞沪战争爆发。日军调动海军舰队增援,狂妄叫嚣“三星期内占领上海!”为了给舰队提供物资和航道保障,日军盯上了崇明县第五区嵎泗列岛。

嵎泗列岛是上海东南第一屏障,也是进出长江口的天然跳板,由马鞍列岛、崎岖列岛、泗礁岛等组成,共百余个岛礁,距崇明岛120余里。其中大戢山、小戢山洋面是东海与

黄海要冲,长江口与杭州湾航道必经的咽喉。明代倭寇侵略苏松“三州九县”,即从这里进退和屯集。明嘉靖抗倭名将任环屡次追歼倭寇至这里马迹山、嵎山,金山卫剿倭名将侯继高得胜后还在枸杞山留下“山海奇观”摩崖石刻。“一二八”淞沪战争中,这里就是日本海军的临时泊地。

当时中国海军全部被部署在江阴一线江面,嵎泗列岛实际已被弃守。8月15日,日本海军占领嵎山;18日,占领市泗礁岛,出动航空母舰“龙骧”号、“加贺”号,驱逐舰旗舰“出云”号等一百三十多艘军舰,云集泗礁头到六井潭一带洋面,又以基湖大沙滩为水陆飞机场,从航母上放出七十余架水上飞机停在沙滩上,并将高场湾李阿龙宅院设为舰队司令部。其后,日军在泗礁山马龙、高场湾、马迹山、黄龙山等地迅速修筑炮台、鱼雷洞、军用仓库,铺设电缆,构建军事基地。日本海军占领嵎泗列岛后,立即投入上海会战。白天,成群的飞机从航母上起飞,飞临上海轰炸扫射;大小舰艇也驶抵上海附近江面,输送作战部队,舰炮轰城。夜晚,军舰、飞机返回驻泊。

8月16日,崇明岛中部万安镇江堤上空,中日战机激烈空战,“砰砰砰”的机炮射击声不断。突然,一架日军战斗机醉汉似地盘旋低飞,迫降在万安镇江堤东南滩涂。有人高呼“捉东洋人去!”,随即大批民众涌向日军飞机。日军飞行员挥舞军刀,语气生硬地高喊:“我是中国人!”群众一时不敢近身。他趁机冲出人群,朝万安镇竖河沿逃去。民众紧随其后,突然施永昌南货店伙计高朝富从背后扑向日军,拦腰抱住。日军飞行员挥刀乱刺,高朝富臂膀鲜血淋漓就是不松手。群众一拥而上,把日军五花大绑,送进县政府。当夜,日军飞行员越狱,逃到新开河镇北强民乡(今竖新镇强民村)黄豆地里,又被强民小学的巡逻队逮住。万安镇民众创下崇明抗战史上活捉第一个日军俘虏的光荣纪录,消息很快传遍各地,万安镇也由此名声远扬。

有趣的是,这架日军飞机残骸中的小部件被桥镇电灯厂铜匠拆下利用;机翼等大件无法分解,被民众拖到岸畔的芦苇荡埋藏。崇明沦陷后,日军强迫民众挖出芦苇荡中的残骸,再次引起轰动,该处因而得名“飞机港”。

11.神石指引,成功入寨

天终于大亮了,寨子后边树林里的鸟群“吱嘎”叫着飞了起来,在浓浓的晨雾中结队飞向远方,寨子里的妇女们也忙着背水、煮饭。大娘安木素逐一摇醒窝朗牛、魔巴、岩松,把昨天就炖好了的牛骨汤里加进了小米、野菜煮成烂饭端了过来。

佤族人的“烂饭”平日只是用没有油盐的小米、野菜,甚至芭蕉心混在一起煮成,很是难吃。特殊节日,加些盐和鸡肉或牛肉,被称为“鸡烂饭”或“牛烂饭”,算是难得的佳肴了。盛烂饭的盘子是用厚木头挖成的,沉重厚实,可以使用很多年。吃的时候,不用筷子和匙,只是用手指刮着吃。

窝朗牛一边刮着“烂饭”吃,一边想着万一神的意旨是要赶走那些解放军怎么办。解放军人多枪好,还有“集中炸”,真的打起了就算能赢,也要死很多人。想到这里,他心情非常烦躁,就对岩松说道:“你吃过饭,就叫上几十个汉子守在寨墙里,别让那几个解放军硬闯进来。”

岩松和金文才等人接触过,觉得解放军不会那样不讲道理,但见窝朗牛神情烦躁地瞪着他,也就不敢多说,匆匆吃完就取下挂在柱子上的牛角号往外走。他懒得一家一户去通知,就走到寨子中间的一个高坡上吹响了牛角号。

听见牛角号声,原本准备去种地、打猎的男子们纷纷从树林里、耕地里往回奔,妇女们也被吓着了,无心去背水、找野菜了,也慌慌张张地跟着往回跑。

听见从部落里传来的牛角号声,又看见那些佤族男女急急忙忙往回跑,还等在“外客房”的金文才等人也感到了反常,他们感觉这些异动很可能与他们有关,但是苦于没法了解到底内情,使他们很是郁闷、紧张。

岩松见寨子里的男人差不多都回来了,就命令把那两扇厚实的寨门关起来,在众人的询问下,也不说发生了什么事?反而问大家:“砍刀都磨利了么?”

佤族人虽然穷困,但每个男子都有一把锋利长刀,出门时就系在腰间,既防身也用来猎取野物,每天出门前的第一件事是把刀磨

利,以备随时使用。

岩松又扫了一眼这些汉子们,叮嘱他们:“就在这里等着,过一小会,窝朗有话。”然后一转身去追赶已经向人头桩方向走的窝朗牛和魔巴。

窝朗牛和魔巴等一行人走到昨天竖起石头的地方,就见地上一片狼藉,昨天供奉的那个牛头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了一些被嚼碎的骨头,那块神石则歪歪地倒向后边。魔巴和窝朗牛紧随跪下,恭敬叩拜,感谢神的指引。岩松、岩柴、山药等随行人也随后进行了跪拜。

看到石头向后倒下,跟在最后的岩柴吓得脸白腿软,坐倒在地。他和三娘叶妙昨晚明明看到石头是向前倒的!难道是两人夜闹惹怒了神,所以神后来又改主意了?

正往回走的窝朗牛见岩柴脸色不对,也没有多想,只以为是昨天太累没有休息好,就让人把他扶回去。只有魔巴轻声说了句:“你做了哪样对鬼神不敬的事啊!”岩柴神态痴呆地什么也不敢说,如果被窝朗牛知道了他和叶妙昨晚来过这里,会砍断他们的手脚。

窝朗牛还是很相信神的,回到竹楼就派岩松去“外客房”请贵客进寨子。

中午时分,两天都没有露过面的岩松再次来到“外客房”,大张着那厚厚的嘴唇,笑嘻嘻地喊着金文才:“兵阿哥……”

小康纠正他:“他是参谋!”

“那样是‘参谋’?”岩松搞不明白。

“参谋是我们的领导!”

“那样是领导?”岩松更不懂了。

小康想只能更直白一点了,就说:“参谋是像你们头人一样管着好几百人呢!”

“啊,是大官?”岩松为之肃然,赶紧又恭敬了几分,说:“金参谋,我阿哥叫你去!”

小康不满地咕嘟着:“连个‘请’都不说。”

金文才对可以进寨子已经很满意了,哪管有没有用“请”字,忙制止小康,然后笑着对岩松说:“好啦!”就习惯性地先整理了一下军衣、武器,分派小杜在这里守家、喂马,又让小康从马驮子里拿了一些准备送给窝朗牛的礼物,和小康一起随着岩松往寨子里走。

窝朗牛

彭荆风

